

● 燕赵文学创作丛书

龚富忠 主编

华龄出版社

野 妹

● 林荣芝 著



野 妹

林荣芝著

华 龄 出 版 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68号

燕赵文学创作丛书 (1—14册)

野 妹

林荣芝 著

出版发行: 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城区小乘巷21号)
邮编: (100035)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石家庄市矿区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6.93印张 155千字

1994年7月北京第1版 1994年7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I S B N 7—80082—441—1 / G · 98

定 价: 97元 (全套14册) 单册定价: 7元

序

● 刘绍堂

我从小就对广东省中山（香山）县翠亨村心向往之，因为那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家乡。那时，我们尊称中山先生为总理和国父。至今我仍能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哼唱“我们总理，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时，难免百感交集，老泪盈眶。

如今，中山县已经改为中山市，成为广东省和中国南方改革开放盛地，出乎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意料之外。

正因如此，林荣芝虽与我素不相识，又地处南北。但是，他为《中山报》向我约稿，我却不敢怠慢。中山先生家乡的读者要看我的文章，我深感荣幸，立即动笔，迅速交卷。

对于林荣芝这一代青年同志，我怀有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我的儿女也是这一代人。我的大孩子比林荣芝大两岁，二孩子比林荣芝大一岁。

野 妹

这一代人，落生之后，来到人间不久，就赶上了三年吃不饱肚子的大饥荒年月。刚上小学，便碰上了十年浩劫。他们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也没有享过新社会的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们都已经20岁上下，才喜逢盛世，大旱下了及时雨。他们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难免杂乱无章。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代人经历了思想波动，生活磨炼。学业深造，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骨干分子，中坚力量。这些将近四十不惑的支柱人才，在北京被称为“新三届”，与红卫兵小将出身的“老三届”已成分庭抗礼之势。

36岁的林荣芝，下乡插队当农民，后来又当过教师、售货员、汽车司机、公安干警，可谓阅历人间百态，生活积累丰富。因而，大学毕业之后，从事新闻采编文学创作，都能胜任愉快，不断取得成果，至今已经发表小说散文500余篇，120多万字。他从400多篇小小说中精选75篇，编成《野妹》集出版。

这75篇小小说，篇篇都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诙谐有趣，幽默含蓄，人生的酸、甜、苦、辣尽在作品中，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小小说是个大事业，小小说需要大手笔，小小说造就大作家，小小说能出大作品。我对林荣芝和他的作品，寄予厚望。祝愿他全神贯注，专心致志，目标始终如一，必能自成一家。

1994.9

目 录

序	刘绍棠 (1)
慰问	(1)
悲凉	(3)
新闻风波	(6)
雷公嫂	(9)
获奖名单	(13)
野妹	(15)
酒友	(19)
童心	(23)
因为有了那个信箱	(26)
装门铃	(29)
市长今天来视察	(32)

野 妹

造桥	(36)
惑	(38)
条子	(41)
难解的谜	(44)
加工	(47)
乡情	(49)
称呼	(52)
厂长的名字	(56)
拜年	(59)
病	(63)
黑酒	(67)
收藏家	(70)
歪才张	(73)
请客	(76)
相约县长帮个忙	(79)
朱厂长谈创作	(83)
“铜锣嫂”骂街	(86)
猫眼	(89)
小木盒	(92)
遗憾	(95)
乞丐	(98)
同路人	(101)
云吞	(105)
尴尬	(108)

消失在夜幕中的爱·····	(111)
访友·····	(114)
便宜货·····	(117)
知心亭·····	(120)
想不通·····	(123)
悲欢离合·····	(126)
柳妹子·····	(128)
油画的魅力·····	(131)
神笔·····	(133)
得奖漫画·····	(135)
结拜兄弟·····	(137)
夫妻·····	(140)
空气·····	(142)
一个苹果·····	(145)
稿费·····	(147)
戏霸·····	(149)
五双眼睛和一幅画·····	(151)
一波三折·····	(154)
招聘·····	(156)
提拔·····	(159)
规劝·····	(161)
分房前后·····	(163)
红纱巾·····	(166)
妈，谢谢你·····	(168)

野 妹

拒贿.....	(171)
复仇.....	(174)
第九个是.....珍品.....	(176)
斯文客.....	(180)
怪味红鲤.....	(182)
小俩口.....	(184)
转机.....	(187)
傻福.....	(189)
真言假言.....	(191)
故事.....	(194)
明天犬地震.....	(197)
剃头王轶事.....	(200)
厂长的花名.....	(204)
总结会.....	(208)
朱经理的新招.....	(210)
黑熊.....	(212)
居记.....	(216)

慰 问

教师节，镇政府例行搞慰问，镇里的学校顿时热闹起来了。

镇长满面春风带领慰问团逐个学校进行慰问，热情地同教师们逐一握手祝贺。

小汽车来到镇中心小学。镇长走下车兴致勃勃地握住黄老师的手，热情又亲切地说：“陈老师，教师节过得愉快哇！”

镇文教助理小林在一旁忙悄声更正说：“是黄老师，不姓陈。黄老师是县里的先进教师。”

“哦，原来是黄老师，不是陈老师，张冠李戴了，抱歉！”镇长又一次握住了黄老师的双手使劲地摇了起来，“教师光荣！教师光荣，象你这样的老先进教师，全镇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呀！”

黄老师听了这话，心里感到甜滋滋的，热泪也不禁为之夺眶而流。

第二年教师节，镇政府又例行搞慰问。镇长依然带领慰问团逐个学校进行慰问。

来到镇中心小学，镇长依然兴致勃勃地握住黄老师的手说：“龙老师，教师节愉快吧！”

镇文教助理小林又在一旁悄声更正说：“是黄老师，炎黄子孙的黄，不是龙。”

“噢，对，是黄老师。”镇长又一次紧紧地握住黄老师的手摇了起来，“黄老师节日过得愉快吧？”

“嗯，愉快……”黄老师这时感到双手有些酸痛了。

年复年，又一个教师节到来了。

镇政府照例搞慰问。镇长照例带领慰问团逐个学校进行慰问。

镇长刚从小汽车里钻出来，黄老师见了，心里竟然打起鼓来，忙抢上前去，握住镇长的手，强装笑脸说：“张镇长，你好！我姓黄。炎黄子孙的黄……”

“嗯……”镇长的脸先是一沉，但很快又堆起笑态，“好！大家都好！”

在回归的路上，镇长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问文教助理小林：“小林，那个黄老师今天是不是有点不大正常？”

“这……”小林笑了笑，“也许是吧！”

悲 凉

山中有个小村。小村因为穷，建不起学堂。村里的娃子到山外几里地的小学去念书。从有这村开始，世世代代如此。

有一天，来了个陌生人，问正在田间播秧的老汉：“老伯，你们当中谁最大？”

“是撒尿的家伙最大还是年纪最大？”

一句话，逗得田里的人哄声大笑。

“我问的是谁的官大？”

“我们世代都耕田的，哪来官？”

“你们的村长呢？”

“他就是。”有人指了指那老汉。

来者自我介绍他是一位建筑匠，今天来要在村前建座小学堂。

问是谁请来的，建筑匠笑而不答。问要不要大家钱，说钱自有人出，只请让些地方。

那么是做好事？不用让。既然是做好事，村里就该支持，地方多得很，村前村后都有。

于是，建筑匠就请来汽车，“嗒嗒嗒”运来水泥和红砖，还带来几位建筑师傅。他们就选村前那片开阔地，开基筑墙。

村子里的人也来帮忙，挑水、搬砖，能干的都干。

忙了半年，一座漂亮的小学堂盖起来了，建筑匠走了。

可是还不知道建筑匠是谁请来的，钱是谁出的。

人们只好去追问建筑匠，建筑匠还是笑着说：“留在学堂上了。”

于是、便都来看学堂。学堂建筑精致美观，象一座洋楼也似一座纪念馆。

看了半天，没能看出名堂来，就猜是谁。猜来猜去猜三个人：一个是到县城当售货员的，一个是到县城当教师的，一个是在县城当股长的，当售货员和教师的不可能有钱，当股长的早已把儿女接进县城去了。

到底是谁？终于有人看出了眉目来，原来学堂门上刻着一枝柳树儿。人们都呆了，人们才想起这个人。

这人是福来家媳妇，一个年轻妖娆的风流女子。在村时，就和山外的男子鬼混过。丈夫死后不到一个月就丢下孩子跑去做买卖，不知缠了多少有钱男子汉。后来被福来爹请村里的人捉回来，痛打了一顿，不想半夜她背起孩子跑了，

从此不知下落。

女人的名叫杨柳。名字好听心里脏！准是到外头做那些见不得光的风流事发了大财！

想起来好气人！她为何要请人建学堂？是侮辱村中人，还是又当暗娼又立牌坊？

这学堂建得邪！建得晦气！不能用，还是让娃子到山外学堂去念书，免得染坏孩子的思想！

就这样，好漂亮的一座学堂却丢荒了，久而久之，墙内墙外长满了青苔和杂草。

有一天，村里的娃子发现，有位衣着入时的妇女来看这学堂时却哭了。

他们不明白，这位妇女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原载《萌芽》1991年第8期

新闻风波

小王虽然来镇政府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的笔杆子锋利，人又勤快，书记镇长的开会报告全包揽下来，因而威信极高。领导常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干吧，小伙子！”

小王心里自然高兴，于是便好好干，越干越起劲。有空还给报社电台投稿。报道镇里的先进事迹。市里的小报电台每次发他的新闻报道，书记镇长都夸赞小王一番：“小王干得不错嘛！想不到，深山里也出了个大记者呢！”

有一天，小王的一篇小通讯居然在省报头版重要位置登了出来。通讯讲的是该镇近日发现了历史上从没见过的“稻飞虱”病虫害。群众连续奋战两天都没能消灭病虫害。报社还附加了编者按语。

通讯一发出，整个镇子都沸腾起来了，镇上的干部群众

士气很高，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在五天内把稻虫全部消灭。群众的扬眉吐气，是有原因的，要知道，省报十年来还没登过该镇的消息呢！

全镇最高兴的自然要数龙镇长，省报公开表扬该镇奋力扑灭害虫的事迹，他作为一镇之长，自然也光彩呀。

“小王，写得很好！”龙镇长亲自到小王宿舍握着他的手摇了又摇：“你为镇里做了一件大好事，镇政府和全镇人民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好好干吧，往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支持你！”

小王得到镇长的表扬和支持，心里乐极了。乐得他一夜睡不着。

三天后，由于全镇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终于提前完成了扑灭病虫害的任务。小王眼睛一亮，便又写了一篇通讯速发省报。

第三天，省报又以头版重要的位置推出了小王的通讯。这次编者按语还特别提到该镇扑灭病虫害的及时性和免遭损失的重要性，强调全省各镇要以其为榜样云云。

通讯一发出，镇里的干部无不争抢报纸传阅。人人的脸上都绽开了花。

“今年我们镇准能评上先进镇啦！”有的人情不自禁地说。

“报纸都表扬了，先进还少得了？开玩笑！”更多的人胸有成竹地说。

“小王，这次你表现得很不错，”镇委书记老杜郑重其

事地拍着他的肩头说，“年底我向县委给你请功！好好干吧，党和人民会看到你的成绩的。”

小王抑制着内心的喜悦，不停地点着头。

“嘟嘟——”这时，镇长的小汽车从县里回来了。龙镇长绷紧着脸走出车来，垂头丧气的样子，十分难看。

“龙镇长……”小王见了镇长，招呼道，“你从县里回来了？”

“长，长个屁！”龙镇长生气地白了小王一眼，忿忿地说：“知道吗？你这次写了那篇报道，县政府说我们水稻没受害，原来拨给的五十万元救灾款改拨给其它镇了。你一篇通讯竟毁了我们五十万元！写写写，什么都写！”镇长又白了小王一眼，拂袖而去了。

原载1991年6月23日《中国市容报》